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运动简介

葛底斯堡学院¹宗教学教授

路易斯·哈孟博士

(Louis Hammann Ph. D)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序言

阿哈默底亚运动就是我们所谓的伊斯兰教迈喜合宗（这一宗的团体通称为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为了避免也许我所称的“冷浴综合症”，我作一些简明序言。这样一种序言可以避免那些不熟悉十九世纪伊斯兰教世界的读者抛入震惊与混淆之中。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一运动源自一位生活在旁遮普的虔诚的穆斯林1889年宣告他是受道教长与迈喜合。这件大事要回溯到1876年体验到安拉的启示上面，那时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四十一岁，启示开始集中在他身上。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位虔诚而专心的人物达到了自我认识的高峰。从

¹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那时起至1908年逝世止。阿哈默德先生是一位具有预言能力的人，使追随者感觉到伊斯兰教在复兴。

阿哈默底亚协会是传教组织，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到巴基斯坦、中非、西非以及美洲，该会吸收了超过千万信者。现在总会设在巴基斯坦拉布瓦镇。协会现任会长是主许迈喜合第四继位人。是米尔萨·大海尔·阿哈默德先生，也是创始人的孙子。人们现在爱戴地称他为Huzur（阁下）1994年他迁移到伦敦，因为巴基斯坦对协会的压迫开始升级。政府策划的法律基础首先是颁布1974年法修正案，宣布阿哈默底会员为“非穆斯林”。随后，在1984年4月，巴基斯坦政府分布了一项法令宣布：

阿哈默底亚成员将在惩罚的痛苦中受到制裁，不准直接或间接地称他们自己为穆斯林或把他们崇拜之处叫做清真寺或使用唤礼词——伊斯兰教各教派都用作唤礼—召唤拜功。阿哈默底成员不能用语言或文字或其他有形的表达方式来宣传他们的宗教以达到改变他人信仰的目的。他们也被禁止使用与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或他的家属联系的名字或称号来称呼一个阿哈默底成员或任何其他人。²

² 在加纳的阿哈默底亚会编辑和发行一本名为“反伊斯兰教法令”的小册子，其中可以看到世界各处某些法令条文和报刊评论。

约翰·爱斯朴西托（John Esposito）编辑了一本书名为《恢复活力的伊斯兰之声》。该书和其他的现有书籍的目的在于把伊斯兰教展现为最近才恢复活力的宗教。

不再应该被认为像以前那样陈旧的在沙漠上进行暴力和不合理的掳掠者的形象。我们必须力求了解伊斯兰教的现象至少同基督教一样复杂，以取代上述简单的描述。对源于《古兰经》的这一宗教尘封似的简单描述实在是十分不适当的。但是我们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想法——作为观察者、学者和教导者，其职业正是要理解与人类社会有密切关系的各种宗教的经历和实践行动呢？

我们必须致力于宗教传统的历史的研究，但我们也应使自己熟悉其当今的现实情况。如果这些是我们的动机的话，阿哈默底亚会就值得详尽研究。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接近伊斯兰教，不仅在历史现象方面，而且在现代实情方面。阿哈默底亚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大量记实材料的证明。阿哈默底亚会员亦愿意且能够以个人体验和和历史因素（根源）之下解释这个运动。他们都信从《古兰经》的律令：“在宗教中任何一种强迫都是非法的。”在阿哈默底亚会中我们能欣赏到穆斯林的虔诚，并能感觉到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上的强大生命力。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运动

十九世纪中叶是智慧蓬勃发展和宗教巨大激发时期。

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前炉上直沸，而各种伟大的宗教传统在后炉大锅里沸腾。

除了这样的比喻之外，从19世纪过渡到充满奇迹与恐怖的20世纪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团体的复兴运动。最受人瞩目的西方基督教启示思潮和历史上种种复兴项目的澎湃巨浪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些不那么世界闻名的事实即伊斯兰教世界也兴起导致《古兰经》和《圣经》中的一些预言得以实现的运动。人们普遍也相信，人类历史性事业正地接近临界点。这种接近不是变幻莫测的。而是可以证明的。一种事件开始以后，在接近质变阶段时，是可以根据历史分析或对各种预言来评估的。回过来看这种事件，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我们不能亦勿需在此解决以下困境，是历史的进程、抑或是真主的介入、还是二者兼有使这个世界深陷危机？很明显，在传统的宗教领域里，人们普遍相信智力、社会和政治演变的新时代，总伴之以的以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坠落。工业与科学的新时代要求人们牺牲需要人们献身的与主的联系，奉献给民族昌盛的新的神明。当指导人类社团的诸思想都世俗化的时候，在许多前

沿领域宗教冲动仍试图抵御（这种思潮）。人们之间的交流和商业活动逐渐霸占了人与主的有意识的交流。不仅这个世界在变化，而且变化本身亦在变化。表明形成的趋势无可阻挡地将文明与文化推向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种时刻矜持和保守将是不合适宜。当新时代降临时，太阳会不会照耀在没有主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已向物质进步和理智过程的无所不在的新神明奉献了牺牲和前程。在此世界上对主的忠诚、虔诚让位于物质进步和理智过程的新的永恒神明。仍有很多人并不持此观点。

可是我以为，并不是这种消极的倾向促使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得安拉的启示。同样可疑的是下面的观点，阿哈默德先生仅仅是因受驱于对世俗事务的审慎判断才宣告他是这个时代的受道教长。那就是，他既不是一个流行的由于个人意气消沉所驱使的世界末日将临的说教者，也不是以记者（或甚至历史学家者）的样子想象着从天而降的启示在我们报纸评论趋势和倾向。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从他内心深处的角度以及他所创建的运动应着那些启示。根据大多人说，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人。他的启示和言论似乎是一个人和一位活生生的安拉在心灵交流的体现。

以学者的态度，我们可能乐意寻找出一个人行为的环境基础。在过去一百年或更长时期，学者也许

也竭力找寻出宗教体验的心理上的根源。然而，还有一种宗教宣称，产生于特定宗教运动范围之内，与上述两种偏见无关。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对他自己的看法以及他追随者对他的看法是十分清楚的。他对穆斯林虔诚和信念低落的评估并不只是一位敏感的观察者对现况的评价。在稍后的岁月里他宣称他是一位先知，看来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感应发作。更确切地说，他感觉到在心灵深处“他享有与全能的安拉完全接近的地位。”这种自知之明的启示基础是无可容忍的。这样对启示真实性的自信一直是阿哈默底亚运动力量的基础同时也是正统伊斯兰教学者们对这一运动呈示出他们敌意的理由。

但是，我们也许应该回过头来谈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开始的情况，以便理解近一百多年以来激发千万属于这一团体的信仰者特有的原动力的某些思想。

阿哈默底亚会的创始人于1835年生于旁遮普省的一个小镇里。卡迪安位于阿姆列特萨尔(Amritsar)以东约三、四十哩的地方的，阿姆列特萨尔就是80年代中期曾受世界瞩目的锡克教金庙所在地。在那里，近代与古代各种宗教传统处于一种松散的联合状态，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出生在该地区。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那时是美国的总

统。就在两年以前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建立了摩门教会（The Church of the Latter-day Saints）路易斯·菲利普（Louis Philippe）是法国立宪君主。阿哈默德诞生后两年，十八岁的维多利亚成为大不列颠的女皇。肖邦（Chopin）处于他事业的顶峰时期。还有，就在一年以前弗里德里克·史拉伊爱尔·马切尔（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已经去世。

然而直到阿哈默德先生四十一岁（1876）时他才开始接受启示，使他终于确信自己已成为受道教长。正如扎法乌拉·汗（Zafrullah Khan）所说，“此后，他又得到启示，他也是主许迈喜合而且确实也是全世界所有主要宗教中已经预告将降临的那位先知。”他是“所有先知队伍中安拉出类拔萃的人。”³

从他宣告自己是主许迈喜合时起到1908年5月26日逝世时止他以启示持续不断。他领导的有数以万计的信者参加的这个运动，一致于在1906年他建立了中央阿哈默底亚协会来接管理这个运动的所有实际事务。在阿哈默底亚运动初期，阿哈默德经常亲

³ 穆罕默德札法乌拉·汗，《阿哈默底亚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1978）该书是主许迈喜合许多著作的具有叙事性注解的本概要。这是一本根据阿哈默底亚运动原始文献的实际历史记载。札法乌拉·汗（他本人是主许迈喜合的一位同伴）创作了一本鉴赏性地瞭望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运动起源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著作。

自与其他宗教领袖以及迈喜合声称者不得不进行种种辩论，结果他受到启示的自信丝毫无损。他的对手与挑战者的范围从阿尔耶·萨马奇（Arya Samaj）的领导者到印度和美国的基督教牧师。通过所有这种强加于他作为实现先知声称者的个人论战，他不断地表现为天启的命谕的传达者。他的宗旨是在即将来临的新时代中促进伊斯兰教事业。

正像他的追随者所相信的那样，他的所有精力都用于一个单一的事业，即通过这次伊斯兰教的复兴，世界所有的主要宗教都实现了各自的精神期望。可是他不是一位安拉使命的中立的传达者。他个人的作用并非偶然全部投入在实现安拉的宏图中。更确切地说，他个人的命运是体现在安拉在各个历史进程中的使命，而不是仅仅宣告实现了这些使命。在阿哈默德先生的许多声明中，可以就他而言明显证明这种必然性的例子如下：

“……经由安拉启示，已经使我十分清楚，我就那位主许迈喜合·主许受道教长是在穆斯林衰落和错误泛滥时来临的。我将直接受安拉领导、邀请众人到天国分享盛餐。我的来临早已被1300年前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所预言。安拉在这方面的启示是如此明确而且持续不断，是无容置疑的。这种预示充满着许多崇高的预言，并

一清二楚地实现了。启示的频繁出现、数量和不可思议的力量不得不使我肯定地说，它包含着唯一的与没有同等对象的安拉的语言，他的话就是《古兰经》。

为了赢得安拉的喜悦，我特此告知你们全能的安拉具有的这全部重要事实，在这十四世纪开始时他亲自任命我复兴和支持伊斯兰教真正的信仰。

作者得到通知，他是这个时代的宗教复兴者，他的精神美德和优点与玛尔彦之子伊撒的相像，而且两者密切有关而彼此相似。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受道教长，谁就必须在安拉的命谕下受到所有穆斯林、虔诚的人和启示梦境接受者的服从。我毫不犹豫地断言，我是这一时代的受道教长。”

（《阿哈默底亚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不管怎样，他非常明确地叙述他自己的使命：

“但是我是使者和先知，未曾持有一部新的经典，其意义是：安拉向我启示隐而不见的事物，而且由于我服从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并接受了他的名字，安拉赐予我内在的恩典。”

（《阿哈默底亚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他多次坚决认为，‘先知印信’完全受到保护。他与穆罕默德（那位持有经典的先知）的关系正如伊撒对于穆撒。（迈喜合伊撒来实现而不是废除他的律令）的关系一样。于是，为了正确评估阿哈默底亚运动的完整性，要注意阿哈默德未曾宣称过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的。可是敌视他的人通常总是不想作此区分。在他们看来，他的许多声称使关于穆圣是最后圣人的既成观点遭受损害。这也许可以看来似乎确是一条好的分界线，但他只宣称是古兰教义富有灵感的释义者以及一门真正宗教重生和复兴的报信者：

“对人类而言，在这世界上除《古兰经》以外别无任何经典，对阿丹所有的子孙而言，除了那位受安拉选拔的穆罕默德（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以外别无任何使者和调解者。”

（《阿哈默底亚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阿哈默德是一位先知，而不是穆圣；《古兰经》是一部安拉启示的经典，而不是许多经书中的其中一本书；伊斯兰教是一个原先的宗教，由阿哈默德倡导它的复兴。

仍然有许多穆斯林为此而生气，理由无疑是信者们那种自然的保守主义，而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后果是（那种）先入为主地误解他的非常谐调的预言

语的意志。基督教徒也找到使他们气愤的理由。基督教徒最大的似是而非的论点正如在更肥沃的土地上的其他许多的场合中已经起了作用看来在旁遮普也很起作用，对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期望在福音派教义信仰上火上加油，而基督的再来可能性又有阻抑这种信仰火焰的危险。一个人显然觉得在等候一个客人到来时，比实际在和已经来到住室里的那个客人谈话时更有劲儿。对待阿哈默德先生的态度也是这样。可是我们对批评他的人能够理解，如果就他详尽的宣称来说。因为他不仅断言，他具有“与伊撒特别相似之处，”而且在否定方面，他已“受派遣……要我废除十字架的教条。”他接着说，“我已受派遣来粉碎十字架和杀死豕类。”

（《阿哈默底亚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基督教徒的逃避的态度使他们做出受十字架刑的一种奇怪的解释。伊撒这一假定性的行刑被解释为他为人类赎罪的自我牺牲——事实上安拉为了自己的创始物（人类）受到今世领地与权力的束缚而交付他自己的释放回赎。对于一般的穆斯林这种概念是难以理解的；对阿哈默底信者来说，这种概念成为应予诅咒的。阿哈默德提出一种更加可能的情况说明，来代替以上这一受十字架刑的解释——更为可能，因为看来具有可以证实的明证来提供抉择。

克什米尔首府都斯利那加发现一座坟墓，其中掩埋着一个名叫尤斯·阿萨夫（Yus Asaf）古代先知的遗体。结合圣经中的预言以及对《福音》的详细阅读，这一可据以推出的传说就根本改变了传流所谓的十字架刑以后的故事。为了要实现那位迈喜合基督一定要向那些“以色列家族迷失了的羊群”布道的预言，伊撒（耶稣）从十字架上受的外伤中恢复了体力，向东迁移到那些迷失了的羊群的家乡——阿富汗人以及印巴的北疆那些部族，那些游牧者现在仍旧生活在那里，从他们的文化、宗教和种族特征可顺理成章地推知，他们源出犹太族，在那里尤斯·阿萨夫结了婚，继续他的先知事业，做了父亲，享尽天年。在120岁时寿终止正寝。他的第65代嫡系子孙仍生活在他埋葬的地区。阿哈默德先生“废除了所谓十字架教义”，并且进一步改正了伊斯兰教更为传统的所谓伊撒即“玛尔彦之子”的看法。

阿哈默德先生把这些事实和这一论据写在他所著的《基督在印度》一书中，叙述基督从十字架上死里逃生和长途跋涉到印度的经历。1899年由于此书开首数行表明其鲜明的主张与动机而引起了广泛关注。

“我已写成了这本书，由于该书从许多既成事实中，从确有价值的历史性的真凭实据以及从非穆斯林的古代文献中引出许多证明，我可以去除在穆斯

林和大多数基督教派中间现在盛行的有关伊撒（祝他平安）早期与后期生活的许多严重误解——这些误解不仅危害和毁灭了安拉独一性的概念而且它们在这个国家穆斯林的精神道德方面有不健康和毒害的影响，早就引起关注了。”（《基督在印度》）

因此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的这一音信涉及对（基督）教会历史与神学一种认真的修改而且也涉及伊斯兰教有关对伊撒正统见解的纠正。

阿哈默德及其随者对传统观念还提出另一种挑战。那位主许迈喜合禁止对不列颠政府进行圣战。有些人指控它具有各种利己的动机，似乎这种反对当前特殊情况下的圣战的命令显得胆怯，并对伊斯兰教缺乏热情。然而情况是这样的，其真正的动机是以启示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各种政治上的算计为基础的。阿哈默德先生把反对圣战作了如下的说明：

“总之，在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时代伊斯兰教的圣战的根据是安拉对那些暴君盛怒。但是生活在像我们的女皇和皇后这样的温和政府之下，这种怀着造反的各种谋划不是圣战了，而是由于无知而产生的一种野蛮的想法罢了。”⁴

⁴ 《阿哈默底亚会的真理》，B.A.拉菲克教长著，伦敦清真寺出版 1978。

由于他的使命感他又以不得不讲的语言进一步宣告：

“这一时代的圣战是努力坚持伊斯兰教的教导，驳斥反对者的各种反对的语言和行动，宣扬伊斯兰教信仰的美德和优点，以及向全世界宣布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的真理。直到全能的安拉给这个世界带来其他所有条件之前这就是圣战。”（《阿哈默底亚会的真理》）

武装圣战的狂热可以转化“自我改造的最大圣战”，即身体力行精神上的戒律或教规，为以此促进会体追随安拉真正的事业，复兴伊斯兰教。

好吧，我们可以继续谈下去，但在一篇论文内能够支配短短时间不足以作一次即便是简略的说明。也许从创始人主许迈喜合最后一次讲话中能够领会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运动的动机和能力。在他的信者入会效忠宣誓的场合，他说道：

“让已经参加这次效忠誓约的所有忠诚的信者都知道，誓约的宗旨是：热爱世俗的心情应该逐渐冷却；他们的心应该充满着对安拉和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的热爱，而且他们的心灵应该放弃这个世界以致在走向后世的道路中不会出现任何不愉快的情况。”

《阿哈默底亚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古兰经》宣称，“宗教中任何一种强迫都是非法的。”对于自愿与这位先知誓约的信者，伊斯兰教仍然是把未来变成现实的宗教。阿哈默德先生仍然坚决表示，“这不是一种新的声音。”这位受道教长并未设想过要替代具有崇高地位的任何一个先知，相反地他的使命是重建真正敬畏真主精神和纯洁性，而且伊斯兰教过去是、现在是和将来仍是真正理解真主的宗教。不论从这一运动外部的显现，还是在阿哈默底亚会员内部的真像——都能对这一使命问心无愧。无论是会员本人还是协会创始人。

最后，为了纠正以下那种提法，即这一运动的名称是对这位主许迈喜合自我吹嘘的一种歌颂。为什么它一开始就被称为伊斯兰教中的阿哈默底亚运动？那位主许迈喜合的回答是：

“这个名称适合这一运动，而且我们为自己选择的名称是阿哈默底亚宗的穆斯林。我们选择了这个名称因为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有两个名字：穆罕默德和阿哈默德；穆罕默德是他的光荣的名字而阿哈默德是他的优美的名字……安拉是这样安排穆圣一生的，他在麦加的生活是他的阿哈默德名字的显现形式，那时他教导穆斯林要具有忍耐力和持久性。他在麦地那的生活使他的穆罕默德名字更

为显现，而且安拉决定以自己的哲理惩罚穆圣的各种敌人。但是有过一项预言，阿哈默德这一名字在后期又将显现并且将出现一个人，经由他将会显现阿哈默德的那些优美的特征，那时一切战斗将会结束。据此理由，这一教宗的名称应该是阿哈默底亚教宗被认为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它将与战争和战斗毫无关系。”

《阿哈默底亚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种在相信宗教的人们中间倡导的和平运动——而且当然是伊斯兰教这一名字的意思——在它发源地的国家以及伊斯兰教世界中的其他地方却被剥夺了崇拜、信仰和传教观念等的自由。对这一和平的宗教内部除阿哈默底以外的部分也落到今天这种四分王裂的境地，对历史的进一步的嘲讽。
